



难忘老宅

□胡德明

双休日的一大早，我很意外地接到了儿时的玩伴、也是我从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季均的邀约，下午一起去老宅那块土地上走一走、看一看。

同学季均，因思念故乡，也牵挂年迈的父母，终于熬到新冠疫情稍有好转，并且打好疫苗，就急不可耐地带着他的德国媳妇和一双儿女，飞回祖国，回到了他朝思暮想的故乡。

季均是我们班里读书最用功的，学习成绩也是最好的，而我，则是班里读书最偷懒的，学习成绩理所当然也是最差的。班主任谈老师为了达到先进带后进的目的，安排我与季均坐在了同一课桌上。我与季均的情义，也从此时开始慢慢地建立了起来。尽管季均从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后没多久，就被交流去了德国，我俩见面的机会开始变的少了，但是，我们之间的同学情义始终没有淡薄。

因自贸区临港新片开发建设的原因，老宅那里的充满历史的老屋和充满生机的树木、花草，已被高楼大

厦、现代化的工厂和繁华的商业逐渐取代，但是，老宅土地上的那几条路，依然保留着，且越发人来人往、车流穿梭。客居德国已30多年的季均，儿时的记忆，一直让他难以忘怀；故乡的土地，留下了他儿时的快乐。我和季均缓步走在老宅道路的林荫树下，回忆着我们儿时在这块土地上的件件生活趣味和种种游戏玩乐。季均告诉我，在德国，他除了博士、教授、导师等这些头衔，主要是一家实验室的发起人和主持人，但无数的成就，改变不了他是一名中国人，无法抹去他对故乡的深深思念、对亲人的牵挂、对同学和儿时玩伴的浓浓情感……季均对我说：“尽管在德国漂泊了30多年，但他感觉自己仍是一棵没有扎根的浮萍，只有不断地忙着，才能冲淡自己的思乡之情。”

故乡，让季均念念不忘！与季均重回老宅，重走老宅的路，缓解了季均的思乡之苦，却勾起了我对老宅这块土地的深深思念。自老宅被动迁

之后，老宅的一切过往，一切美好，也就留在了我的记忆里。

我家的老宅，门前和屋东，是宽阔的公路，有4条公交线路南来北往，或东西通过。在老宅的屋后，是一条百余米宽的大河在奔流，而在老宅的西侧，是一片菜地和一大片树林。有这样美好的老宅，我却没有很好地珍惜，看到别人在城里买房，我也为自己、为儿子买了两套商品住房，搬出老宅到镇上居住。精心装修的像洋房别墅那般的老宅，没有了人居住，空关着。

我家老宅的屋前，曾是我老妈的菜园，是她老有所乐的天地。菜园的四周，也被我老爸种满了各种果树和花草。所以，我的老宅总是鸟语花香，一年四季瓜果蔬菜不断。可是，自老屋动迁被置换成了3套安置商品房之后，我除了被小区物业打电话来催缴物业管理费而不得不去过两趟之外，这三套动迁安置房与原来的老屋一样，被空关着……

故乡的人，故乡的土，故乡牵着一颗曾经年少的心。故乡的情，故乡的爱，故乡有游子最难舍的根！回忆老宅的许多美好，老宅让我更加地难忘！

还记得那棵兰花草

□石路

当兵那会儿，从没想到过会碰到女兵，更不曾想到过男女兵混编连队会是什么样？然而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当兵那年，却被分配到某军区通信总站所属连队，那里女兵占了半壁江山。

初到偏僻山区的连队，18岁年纪，青春懵懂。虽见了女兵有点害羞，但觉得有女兵还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。记得有一次，总站文艺小分队巡回演出，我和战友们兴高采烈地前去礼堂观看。在这里面，有好几个是咱连队的女兵。我在人群中，边看边听周围老兵们介绍，“这个长得清秀、拉小提琴的是杭州人，被誉为军营女‘帕格尼尼’。”我记得她当时演奏的好像是《梁祝》，深情委婉，扣人心弦，好极了。“这个跳舞的是宁波人，也是一连的。”她眼睛看起来大大的，脸部表情挺丰富，舞姿舒展，一招一式，样子很美。

谁说部队生活枯燥，这里照样有美妙的音乐和舞蹈，闭塞的环境

锁不住一颗颗年轻飞扬的心。我记住了她们，一个叫疏影、另一个叫美丽。平时，总站文艺小分队不集中的时候，她们就在基层，业余为战士们演出。我也知道了连队有沪苏浙皖等不少地方女兵，因她们大多先我一二年入伍，所以都是我的姐姐。

我们连队女兵主要从事配线和话务两个专业，每天都得和载波、电源的男兵们一样进坑道值勤，非常辛苦。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这种坑道、宿舍两点一线的生活，并没有让她们陷入寂寞的境地，反而锻炼了一种意志。话务分队有位余姚籍女兵，名字中有个“军”字的，注定与当兵有缘。她训练刻苦，技术过硬，是连队的先进标兵。我奉命写过她的事迹材料，那时我已从载波值机员调任连部文书。她给我留下认真、有才情的印象。她是团支部宣传委员，我是革命军人委员会宣传委员，在连队算是同行，经常一起出墙报、黑板

报。她喜爱文学，订了份《名作欣赏》，在战士中，无论是业务还是其他表现，总让人高看一眼。

部队有规定，男女兵宿舍不能随意跑来跑去，然而，工作上联系之类的串门还是不少的。男女兵宿舍没啥两样，内务要求是一致的，被子叠得像豆腐干，方方正正，茶杯毛巾牙刷摆放整齐。而女兵宿舍最明显的特点，就是窗外各式瓶子里摆放着从山上摘下的各种花草，既长得好看又香气袭人，这给石头房子增加不少诗意和美感，也给女兵宿舍平添几许柔软与芳馨。记得第一次去女兵宿舍送信，到了那里内心有点紧张，与收信人打了个照面，没说几句话，送完就走。

女兵爱美，但这种美是淳朴的、本色的，天然去雕饰。干净整洁便是其中之一。大多数女兵严格按照部队要求，发什么穿什么，吃东西也少有挑食，保持艰苦奋斗作风，不搞特殊化。我在连部任文书，很少收到连队战士家庭邮寄食品的包裹单，其实不少女兵家境条件是很好的，有的还是高干哩。每天在潮湿的坑道值勤，不少人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，女兵们和男兵一

样，三班倒；特别是上晚班，半夜醒来，女兵们跟着男兵打着手电走山路，到了冬天时山风呼啸，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，既要忍受寒冷又要壮胆进班，真是不易。

一次劳动让我对女兵有了更深的认识。那天，连队组织干部战士，到山上扛石头修路用。我们一批新兵刚来不久，大多没有此种体验。我和一位女兵一起劳动，我走在前，她走在后。我边走边感觉没有想象的分量重，回头一看，原来她把挂在竹竿上捆扎石头的绳子都压在靠自己一头，我发现后连忙停下，示意她把绳子挪到竹竿中间，那女兵姐姐说，你扛不动的，还是照原样吧。我试了后，的确如此。这位女兵姐姐先我两年当兵，个子也高，是江苏盐城的。

这种混编模式持续3年了，在军营已成习惯。有一天，连队突然接到上级命令，所有女兵调防。我和许多男兵一样，感到意外和不舍，虽表面上没显异样，但内心知道，这一别，何时才能见面？何时再能一起上山摘下一棵棵香气馥郁的兰花草。近四十年了，往日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，恍如昨天……

七律 瀛洲行

（外一首）

□许有宗

隧桥横贯江水长，
崇明宝岛好风光。
三顾茅庐心如许，
心潮澎湃放眼量。

新老挚友聚瀛洲，
防疫告捷报吉祥。
举杯共圆中华梦，
建党百年铸辉煌。

宝岛风光

东滩湿地秋草黄，
西北风吹芦花香。
人与自然共和谐，
生态友好产业旺。

风日晴和人意好，
鸿雁南飞返故乡。
放眼宝岛眺远望，
瀛洲无处不风光。

当年，曾经想做一名篾匠

□俞富章

这是一个夏天的下午，外边下着雨，父母没有下田干活，在家里闲着。

一会儿，父亲冒着雨从菜地里割来了几根芦粟；将它们撕去芦粟叶子后又剥成了一节一节的。雨天嚼芦粟，既甜蜜又解渴，很惬意的一种生活。

芦粟的外表有一层皮，既硬又韧；必先要将皮撕去后方能咬得断嚼得动；撕下来的芦粟皮，无论形象还是色彩，都很像竹子的篾。

那天，我嚼着芦粟，忽然想起曾经看到过的篾匠编席子的情景。于是，一时兴起，便用撕下来的芦粟皮编织起来，竖一根，横一根；再竖一根，横一根；又竖一根，横一根……编着编着，用芦粟皮编织出了一张小“席子”；我将小“席子”铺到地上，一屁股坐在上面，就如坐在一张真的竹席上一般，心里生出美美的感觉。

我编的“席子”被父亲看到了，他拿到手里翻来覆去了一遍，说：“小因悟性蛮好的，长大后

去学篾匠倒也不错！”

父亲随口说出的话，我倒是就听进去了。

篾匠，就是那些掌握着用竹篾编织席子篮子筐子等手艺的师傅。当年，村里有好几种匠人，有木匠，漆匠，泥水匠，箍桶匠，还有篾匠，他们农忙时忙着农活，是个农民；农闲时串村走户，做一些手艺活，成了匠人。他们可以凭着自己掌握的手艺获得额外的收入。村里有匠人的家庭，日常生活比没有匠人的家庭要充裕一些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朦胧的感觉到，一个人掌握一门手艺对于一个家庭是很重要的。而这些匠人中篾匠的活既干净又精致，所以我最喜欢。

有一年，家里请来了两位篾匠，是来为我家编席子的。两位篾匠，一位年长的，一位年少的，年长的是师傅，年少的是徒弟。编席的地方就在我家四合院的客厅里，我便有机会看到他们编织席子的过程。

编席的材料是竹子，那时我家有一片竹园，就在屋后。师徒俩从竹园里砍来竹子，都是挑选的好竹子。

砍来竹子后首先是削去竹子上的枝枝丫丫。然后就是劈篾了，这是篾匠的基本功。我曾听篾匠师傅说过：要想成为一名篾匠，第一重要的就是学会劈篾。劈篾，就是将一根竹子劈成条，再将条状的竹子劈成一片片的篾。不同的竹编物，对篾的要求是不同的，做竹编的篾，要求更高些，既要宽窄恰当，又要薄而光滑。

最优质的篾称为篾青，即竹子最外表的那层篾，内层的篾都叫篾黄。我曾经试过劈篾，劈出来的篾青很厚，而有经验的篾匠劈出的篾青只是薄薄的一层。篾的质量决定席的质量，最好的席子是由篾青编织成的，篾青既富有弹性，韧性也强，是篾中质量最好的；篾青编织出来的席子，不仅品相好看，又因其光滑莹润，睡在上面特别凉快而舒爽。

篾匠的工具除了篾刀外，还有一个就是刮篾器。刮篾器虽小，却非常神奇；劈下来的篾青篾黄在刮篾器上轻轻一拉，那些用刀劈下来比较粗糙的篾就会变得光滑圆韵。刮篾器通常固定在长凳子的一头，因为操作相对简单，刮篾便属于徒弟的活了。

篾劈好后就开始编织。编席通常在地上进行；只见篾匠师傅“席地而坐”，将一根一根篾竖形排列整齐，然后再一根篾一根篾横着穿梭其中，竹篾就纵横交错的编织在一起了；编的时候还要轻轻的将篾与篾之间“敲”紧了，要做到“精密”；尽管进展缓慢，但席子就在篾匠的手下慢慢生长开来，在他的身后越长越大……第二天，一张漂亮的席子就编织成了。

最给我震撼的是，编织好的席子上，还可以看到美丽的图案来，那是用篾青与篾黄巧妙搭配编织出来的。这真的太神奇了，一根根坚硬的竹子，经过篾匠师傅的砍、劈、刮、敲、编，就变成了一张光滑亮丽的席子！这样的手艺令我羡慕，令我心动！

篾匠不仅会用竹子编席，还会用竹子编出各种各样的生产生

活用具，比如，当年农村常用的箩筐、簸箕、筛子、背篓、篮子、笼子等等；甚至那些小巧玲珑的蝈蝈笼、鸟笼等等。所以，很多家庭，请来篾匠后，不仅编席子，同时还会编几只筐子篮子笼子。

篾匠的手艺看起来并不复杂，但做一个受人欢迎的篾匠还是不太容易的。篾匠师傅既要心灵手巧；还要坐得住，静得下来，受得了苦，因为刚劈出来的篾比较坚硬锋利，一不小心就会划破手指。我看到的篾匠师傅，他们的手指上都是伤痕累累的。我听篾匠师傅说过：只要做出来的活，东家满意，手上这点伤痛就算不了什么了。篾匠师傅还要拥有一个好境界呢！

塑料制品没有盛行的岁月里，竹制品是比较受欢迎的日常生活用品，因此，篾匠也是受人们尊敬的师傅。

已经很久没见过篾匠了，不知道如今的村子里还有没有篾匠。很奇怪，那天晚上我会梦见村里的篾匠师傅，醒来后，不仅勾起了旧时的记忆，更让一个旧念从心底泛起：如果有机会，还想去学一学篾匠的手艺。